



青莲文学

主办：济宁晚报社

济宁市青年作家协会

协办：济宁永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

邮箱：qinglianwenxue@163.com

谷雨，正是槐花盛开的时节。家家房前屋后，一树树槐花在春风里荡漾，那如雪似玉的洁白衬着莹莹的淡绿，沁人心脾的芬芳能把整个村庄熏醉。

放学回家的孩子一路仰首寻摸，选准一棵花开正好的槐树，像敏捷的猴子，三下五除二爬上树冠，半依半坐在树杈间，一串串琼玉般的风铃触手可及。伸手捋一把，迫不及待捋进嘴里，那香甜可口的味道仿佛凝结了整个春天的精华。树下的孩子仰着头，眼神里透着馋，口水咽了又咽，“好哥哥”喊了两三遍，终于接到树上抛下来的槐花串。吃饱了肚子，装满了书包，索性脱下褂子当包袱用，满载而归。晚饭桌上少不了鲜美的槐花饼、槐花汤。

小时候家住农村，正月十五之后的两三个月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，地窖里的萝卜糠了，白菜要么脱水要么腐烂。俗话说“瓜菜半年粮”，有瓜有菜的日子，对农户来讲是幸福而踏实的。

一春啃咸菜就蒜瓣嚼干椒，很容易上火。早春的荠菜和嫩嫩的柳芽是尝鲜败火的上品。不过，荠

槐花香榆钱儿甜

鹿剑林

菜、柳芽量少稀罕，只能打打牙祭，不能当饭吃。能当饭吃的最先是榆钱儿，然后是槐花。

清明节一过，榆树上缀满青绿色的钱串儿。父亲磨了镰刀，把闪着寒光的镰刀绑在竹竿的顶端，母亲举起长长的竹竿，削下一枝枝嫩嫩的榆钱儿。我和弟弟、妹妹蹲在树下，把一串串榆钱儿捋进竹篮和簸箕里。顺手抓一把放进嘴里咀嚼，舌间是一种清新的黏，嗓子眼儿有丝丝缕缕的甜。

母亲会把榆钱儿洗净，蒸一锅榆钱窝窝，或者拌上少许面粉做成溜菜，用蒜白捣烂炸糊的干辣椒，溜好的榆钱儿淋上一匙辣椒油。父亲一边吃一边编顺口溜哄我们——“榆钱窝窝沾辣椒，越吃越上膘！”

榆钱儿吃上十天半个月，槐花就接上了。槐花比榆钱更耐吃，煎槐花饼、烧槐花汤、溜槐花，贴锅饼、蒸窝窝，既是菜又能当主食。一个月下来，粮囤里的粮食能省下不少。

在城市里工作、生活了三十年，每到清明、谷雨时节，我都会情不自禁怀念起故乡的榆钱儿、槐花。

“槐林五月漾琼花，郁郁芬芳醉万家，春水碧波飘落处，浮香一路到天涯。”

虽然没有身处“天涯”，但距离故乡也有数百里

之遥，回一趟老家也不是那么容易。

前年五一假期，我回到老家。走进村庄，路边、沟渠、池塘，到处可见飘落的干榆钱儿、干槐花。村中间，很多院落已人走房空。现如今，村里有小型超市，鸡肉肉蛋、蔬菜水果、牛奶副食四季不断，吃的用的与城里相比差不了多少，没有人再把榆钱儿、槐花当饭吃。

如今，人们注重养生保健，榆钱儿、槐花等各种野菜反倒成了饭桌上最受欢迎的菜品。

今年春天，菜市场上的槐花刚下来时，卖到二十八块钱一斤，岳母就赶紧买来尝鲜。从荠菜上市开始，妻子就三天两头地买各种野菜。荠菜、榆钱儿、槐花、竹笋、豌豆，仔细洗干净，用保鲜袋分装，冷藏冷冻进冰箱，好像要把整个春天储存起来。

这个周日，难得休息。早晨睡到自然醒，妻子已把早餐摆上饭桌——榆钱窝头、槐花饼、煮青豌豆、凉拌芦笋，碗里是诱人的槐花汤。

见此情景，我脱口吟诵起苏轼的词作——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妻子和女儿记住了最后一句：人间有味是清欢。



小说

小运叔

陈东升

那年腊月中旬的一个上午，在绥化生活的三爷爷、三奶奶回乡探亲，还带来一位年轻的“保镖”——六叔小运。

小运叔中等身材，微胖，圆脸，一双眼睛明亮闪烁。我连忙搬来椅子让他们坐下，又急匆匆去涮茶杯、倒水。水倒好后，我便邀请小运叔下棋。

刚进门的父亲向三爷爷打过招呼后，瞪了我一眼，语气带着几分责备：“哼，就知道下棋！等会儿陪着你三爷爷到村里转转，我去赶集买点东西。”三爷爷连忙放下水杯，笑着摆手：“咱是一家人，不用这么客气！”

中午，一家人吃饭时，三爷爷开口说道：“我这趟回来，一来是探亲，二来就是想给小运定门亲事。他过了年就二十七岁了，要是在老家定了亲，以后他们去东北或者在鱼台住都成。小运现在正在学开车，要是在老家买房子，我的退休金也差不多能帮衬上。”

母亲笑着接话：“人家都说，养羊养牛，不如养个退休的老头。看来这话一点不假。”

父亲连忙打圆场：“吃饭吃饭，先吃饭。快过年了，打工的年轻人都回来了，我下午就去找媒人，看看能不能给小运相个合适的姑娘。”

第二天上午，媒人陪着父亲和小运叔去邻村相亲。一个多小时后，三人一同回了家。我急忙凑上去问小运叔：“咋样？”小运叔挠了挠头，苦笑着摇头：“不太合适。”父亲见状，连忙安排母亲去炒菜招待。第三天上午，媒人郭叔要带小运叔去镇上相亲，小运叔拉着我：“东升，你也去，帮我参谋一下！”我一听乐坏了，立马坐上他的摩托车出发了。

以前相亲比较麻烦，得先见过女方父母，过了这关才能见女孩；见了女孩也只是说几句客套话，要是双方都满意，才能带着礼品去女孩家正式定亲。可那天的相亲格外顺利，女方父母见过小运叔后，便让女孩出来见面。两人微笑着聊了一会儿，彼此都很满意，道别后，我和小运叔特意去买了鞭炮，打算好好庆祝一番。

当天下午，我和弟弟正陪着小运叔在院里放鞭炮，郭叔突然来了。小运叔连忙掏烟递过去，郭叔接过烟，压低声音说：“你这亲事八成黄了……”这时，三爷爷从堂屋走出来，看见郭叔，连忙招呼：“外面冷，快进屋喝水。”郭叔把刚才的话又说了一遍，便起身告辞。送郭叔走出院子，小运叔再也没心思放鞭炮，喊

着我们回屋下棋。

“咱家到梁山不远吧？”下棋时，小运叔忽然问我。我摇摇头：“不远，也就一百多里路。”

“等过了元宵节，咱去梁山玩玩吧！”小运叔提议道。我和弟弟异口同声地答应了。

腊月二十八上午，郭叔又上门说媒，这次他先找到了三爷爷：“陈叔，镇上有户人家有两个闺女，大闺女已经嫁了，人家想给二闺女招上门女婿，你看小运愿意不？我去给他提亲。”三爷爷笑着点头：“行，在哪里过日子都一样。”等小运叔收拾妥当，他们便骑着摩托车出发了。这次相亲十分顺利，小运叔和女孩互留了联系方式。正月初一，两人就结伴去县城玩了。

正月初二，郭叔再次登门，和三爷爷商量正式定亲的时间。三爷爷思忖片刻，笑着说：“就在正月初六吧，六六大顺，图个好彩头！”

初三那天，小运叔气呼呼地回了家，问我：“东升，歪嘴家在哪儿？”我告诉他：“在村后住。”

“走，咱去找他！他把我的媒给扒了！”小运叔怒气冲冲地说。

我立刻站起身，陪着他往歪嘴家走去。

歪嘴正在院里陪孙子放鞭炮，见我们怒气冲冲地走进来，连忙招呼我们进屋。小运叔气愤地对他说：“咱们无冤无仇，你为啥要扒我的媒？”歪嘴辩解道：“既然你知道了，我就说实话吧。女孩家觉得你们俩不合适，那女孩家跟我家沾亲带故，我不能不管啊……”

那年正月初四，小运叔跟着三爷爷、三奶奶回了绥化。半年后，我接到了三爷爷的电话，他说小运叔在绥化成了家，新娘子是当地人。我高兴地连连说“好”，并约好：“等你们下次回老家，咱一起去曲阜、梁山旅游。”

小运叔结婚一年后，有了儿子，我和父母都替他高兴。有一次，我问三爷爷什么时候能回来，三爷爷笑着说：“等等吧，等小运家的孩子会走路了，我们一家人都回去。”

可我终究没能等到小运叔回老家的消息，反而接到了噩耗——小运叔夜里开车出了车祸，因失血过多不幸身亡。我的眼泪瞬间夺眶而出，怎么擦也擦不完。

那一场约定好的、一起去梁山、曲阜旅游的计划，终究成了一场空。



诗歌

打电话(外一首)

铃兰

我们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
聊得天南地北

你唱歌的嗓门落满烟灰
但说话声音含沙量低，清澈见底
这样两个声音后面
一定有它们各自的生活

这生活像一道留了缝的门
轻轻一推就满屋子星光
那么多个你
我要从哪一个开始心动

我决定先恋上你的口干舌燥
时间在马不停蹄中加速
你像一块石头，供我踩着看世界
垫高了浅薄的午后

与你重逢在一座小镇

我们在众多过客中相互认领
命运的回眸里
有些余情藏在眼角余光

走在偶尔对视、偶尔沉默的晚上
整个五月的微风
就是这些年我想对你说的话

当时还来不及珍惜彼此的瑕疵
如一对翡翠
受够尘世的打磨，才渴望玉成此事